

纯白之夜

译者：汪正球



MISHIMA YUKIO

三 島 由 紀 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纯白之夜

译者 || 汪正球

三 島 由 紀 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纯白之夜 / (日) 三岛由纪夫著; 汪正球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7

(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5404-5

I. ① 纯… II. ① 三… ② 汪… III. ① 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33344 号

JUNPAKU NO YORU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50 HIRAOKA Ichi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图字: 09-2008-490 号

纯白之夜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純白の夜

汪正球 译

责任编辑 刘 玮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76,000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404-5/I · 3141

定价: 22.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135113

世间一般人对村松夫人的看法是“她十分高傲”。在郁子身上，确实存在着就连长期跟她打交道的人都无法觉得很投缘的因子。在她的身上，还存在着冷淡地拒绝别人推心置腹地分享观察成果的因子，比方说“世人都认为他是个流氓无赖，从另一角度看上去他却是善良之辈”、“不赖是不赖，还是有相当怯懦怕事的一面嘛”，如此之类。

这到底是谁之过？如果不为这一先入为主式的见解所左右，客观地去看待郁子，就应该注意到在她的美丽中包蕴着一种亲切。她会不时讲讲开心的笑话，还会扯上一段马上就给人识破的天真无邪的谎言。对意欲离开的客人她会诚心挽留。要好的朋友染病患疾，她每回都前往探望、嘘寒问暖。她还相当留意所交往之人的吉凶祸福：喜结良缘、喜生贵子或荣迁高升时会送去热情洋溢的贺辞，而对失恋之事则避而不问，对不幸之事会送去得体的悼词，总之是无一疏漏地善加对待……然而所有这一切，还是给人一种不知什么地方缺乏诚意的印象。最糟糕的是，就连谎话听起来都像是缺乏诚意似的。

让人时常产生的这一普遍性的印象：“总觉得她傲气十足”，甚或她缺乏诚意，也许均是郁子精神上的某种微妙的怠惰所致。

丈夫村松恒彦对此类看法一概置之不理。昭和二十三年^①秋季的某一天，碰巧是星期天，且正值黄道吉日，东京会馆分馆举行了恒彦校友的结婚茶会，两人应邀出席。在那里碰见了恒彦银行的同事泽田。茶会结束后泽田也跟着出来，三个人就到有乐町去喝茶。街市已经暮色四合。恒彦提议去附近的S画廊看画，那里正展出德拉克洛瓦^②的精彩绘画。于是三人起身前往S画廊，它位于空空荡荡、满目疮痍的泰明小学前面。

“我不大懂画。不过我确实喜欢去看画。”

泽田环抱双臂，仔细观察着马蒂斯的一幅像是场火灾一般的女子肖像。

为什么特意说出这种话？莫非他还以不懂绘画来自我夸耀，或许是对他出于寂寞跟着我们一同来的自我解嘲或解释？从罗丹的雕塑上郁子转过视线望着泽田的后背思忖。这位悠闲的独来独往者，时常到村松家来玩，可是在听郁子弹钢琴时竟然会打哈欠。这一点就连忙于弹琴的郁子都觉察得出来。然而，泽田跟村松可谓臭味相投。在娇生惯养的人身上常见的、希求得到没有任何抵触的友情，也许村松的这一性格让他需要泽田这样的男人。

一言以蔽之，泽田身上有着不辨对象的和蔼魅力。人活一辈子若是都站在他的立场，谁都会觉得有必要把自己装扮成貌似洒脱的讽嘲者或无奈的滑稽演员。然而泽田并非尽然如此。他完全缺乏幽

① 即1948年。

② 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法国浪漫主义派画家。

默的才能跟机智的才干。这个男子以合乎情理的方式对待工作跟友情，再说他还擅长修理收音机跟钟表，脸面够广能搞到戏院的包厢。从这些方面看来，他可谓世间应加以善待视为宝贝的那种人。

“德拉克洛瓦的画没有展出嘛！”

恒彦在郁子的耳边这样悄声道。

“是没有展出啊！”

郁子从来没有自己的主张。

经营S画廊的画商从恒彦的父辈开始就跟村松家关系不错。战争期间在内阁担任商工部大臣的村松则彦在战争中过世了，他对什么事都精明老到。如果看到在银行工作的儿子将免于征收财产税的大观跟栖凤^①这两位画家的宽幅画，调换成法国近代的绘画作品，对他的这一目光短浅的做法，肯定会唏嘘不已。对村松则彦来说，只有大的东西才是尊贵的。这位靠头一次战争起家的海运暴发户，在死之前还一直用一只大海碗进餐。

在画廊一角边打瞌睡边监视客人的学生，想必是临时雇用的，连恒彦的面相都不认得。在恒彦的吩咐下，他极不情愿地站起身，前去告秉少东家。少东家迎出门来，把三人带进了小会客厅。恒彦问德拉克洛瓦是否已经卖掉。

“啊，过几天就要签买卖合同书了。正好是对客人胃口的东西嘛。”所谓对胃口，指的是符合要求这个程度。

“出价多少？”

“已经谈妥了，十七万日元，钱还没有过户，所以画还放在我这

^① 横山大观（1868—1958）、竹内栖凤（1864—1942），被称为日本近代画坛双璧。

里。您要看看吗？”

他马上去拿来了，恒彦发现是一幅为完成《唐璜的海难》而作的习作，画稿上粗粗勾勒着的是紧抓着船舷的死者像。郁子从丈夫的身后胆怯地望着画面。

“这是一帧正品。”恒彦道。

“东京大学的雾岛先生前来鉴定过，他也说是好东西。”

“是谁买了？真有眼力呀！”

“是一位姓楠的先生。”

“楠？是那位楠吧。”

恒彦似乎征求郁子同意似的这样说道。可是郁子什么都回想不起来。她说她跟他从来都没见过面，丈夫觉得妻子在装糊涂。仔细想来也合乎情理，郁子才二十二岁，对他在战争之前的避暑胜地还有在东京时的广泛交往都不大清楚，在二十岁就成了恒彦的妻子，不知道楠也是有可能的。

“他是我的校友，最近还在交往的一位先生。我的银行跟他的公司已经有了融资关系。总之，是一个再活络不过的男人了。我跟楠谈及德拉克洛瓦有一件好东西展出了，还是前天的事！”

他如此简单地解释着。

“有钱的人真让人羡慕啊！”

多少有点标榜自己的穷酸似的，泽田开口道。不过他显然不是有资格标榜没钱的有钱人。

“不是由于他有钱的缘故。楠不管表面看似何等荒诞不经，实际上相当精打细算。你瞧着吧，当他看饱看厌了花大价钱买来的德拉克洛瓦后，不久就会以二十万左右的价格顺利倒手给别人。”

郁子起身离座，回到陈列室，一个人在画幅中间立着。这种漫不经心、若无其事的举动，正是人们说她傲气十足的原因之一。她站在这里，并非出于对丈夫无聊地谈论他人心生厌恶。只有丈夫一人深知她行事漫不经心的脾性。或许，假若夫妇间能达成如此完整的默契，别人的议论又何值一提呢？

郁子因为精心化妆、衣着考究，把自己从头到脚打扮成人们所认同的大美人，将她与生俱来的美，反而自作自咎地削减了好几分。美本来就美在自然的嘴唇上。可是她将美国口红略为浓艳地一涂，将唇肤本来的暗红色隐匿了起来。还有，她还美在腿部的曲线，自小在洋楼里长大、没有被榻榻米的生活影响的流利曲线。然而她竟然把它包裹在入夏以来已逐渐流行但仍新奇的长裙里。

郁子所隐藏的可能不止外观。在不知辛酸滋味的安定生活的荫蔽之下，她隐匿起了稀有的美，那种能挖掘苦难展示苦难的心灵，也许最终她会将这一美德遗忘。在这一时髦的伪装底下，一位不知如何让感情的激流灌溉滋润轻松生活的沃土、不知滋润之法的古典式的热情洋溢的女人，也许正在假寐。这样说也自然并不是自我欺骗。其实她的精神已经深深爱上了慵懒，以致懒得伪装自己。

在少东家的相送下，村松跟泽田走进了陈列室。此时，郁子站着从手提袋里取出镜子，补了补妆。

“夫人真好像一幅画呀！”泽田说道。

恒彦自然有义务来嘲笑这一平常之极的感慨。

“如果郁子是你的妻子，可能你就不这么想了。”

郁子合上手提袋，跟恒彦轻轻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从雕塑的一侧向大门口走去。

恒彦说道：“那，泽田，告辞了。我跟内人约好今晚一起用餐。”

郁子摆出一副好像没有听见适才的议论似的神情。当她听见这句告别话时，在朝着户外敞开的出口处，边合手提袋，边回过头朝泽田飘过去嫣然的一笑，算是打招呼。

两三天过后，楠往恒彦的银行挂来电话。楠讲话稳重沉着，有条不紊。恒彦怎么着都显得嘴太快。这样势必总是由楠来概括恒彦的话，倒反成了作结论的一方。商谈不一会就完毕了。接着楠开口问道：

“嗯，还有，我把前一阵子你提及的德拉克洛瓦马上买下来了。”

“不愧是个快枪手啊！”

恒彦语塞了。

“今晚正好有空，我拿你家给你看吧！七点过后你在家吧！”

“啊，今天我六点能回去。”

要是说已经看过了签约的画，他一定会恼羞成怒的。出于保护对方的虚荣心，恒彦没有贸然说出口。

则彦晚年营建的私邸，位于涩谷神山町的高台。这一带在昭和初年被开拓成高级住宅区，当时建造了房屋的上年纪的人们在功成名就后，就马上进入战争时代。他们成了最倒霉的一代，革职书以及财产税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现如今依然挂着跟大战之前相同门牌的人家，除村松家只有屈指可数的寥寥几家了。它们大半成了

政府接管的住宅、公司董事的私邸、因通货膨胀而暴富的富豪别墅，以及平民区遭受战火的批发商、证券商的门第，原先的屋主已经被赶到郊外的某处小房子里。只有村松家，卖掉在西银座拥有的地皮的五分之一，两幢别墅中的一栋，以及不少艺术品，才得以付清财产税。这之后，就靠着西银座昂贵的租地费跟证券的升值，维持着战事之前的排场。尤其是年轻的夫妇俩，他们不怎么有危机感，恒彦还收留了遭遇战争灾难的老女管家一家三口人。

直至如今，村松则彦趣味低俗的亡灵还在这栋私邸里作梗。说起则彦惟一的佳趣，也许就是独生子二十八岁那年，让他跟年仅十五岁的岸田郁子订婚，预先订下了婚事。这位银行资本家的千金，是將他与岸田家族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如今，在他的族人党羽被革职清除出去的岸田银行里，恒彦就是因为有这么一点姻亲关系而侥幸留了下来。

生前的则彦以及这个自己时常被带来拜访的家，还有丈夫恒彦，郁子压根儿无法从中找到则彦的怪味兴趣的投影，她没有如许的洞察力。结婚后不久她就碰上同住在一起的三口之家，这时她才像看到则彦的恶趣味栩栩如生的肖像画，应该说是粗糙的画稿。

有郁子这等教养的女人，看到的无非是老式的女管家阿信的傻里傻气的势利庸俗。她每次都带着炫耀地回首老主人的奢豪生活时洋洋得意的语气，对郁子充满无比敬意的背后若隐若现的那种不融洽的态度，将据称是从已故的则彦夫人那里领受的御所车^①和漆树图案的和服外褂跟淡蓝色绫子的会客和服、没有边的眼镜、来访客

① 以牛车车轮为图案的家纹。

人的翩翩风采作为谈资的令人厌倦的怪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阿信常常是才刚开口就陡然噤口不语了。郁子先还不觉。这种时候，阿信就很想把恒彦跟豪宕不羁的先辈评比一番。令阿信不满的竟是恒彦品行端正。

“少爷听少奶奶的摆弄，真叫人哭笑不得呀！年纪竟然相差十三岁，这是哪门子的事啊！老爷绝对不会有这档子事的。”

她背后对比郁子小两岁的女儿如此闲扯瞎聊道。她从未跟在贸易厅任三级事务官的儿子扯起这档子事，因为儿子横竖都是沉默以对。觉得村松家现在的两个女佣低她一等的阿信，从来没跟她们在背后谈论过主人。阿信时常跟女儿说，郁子怎么看都不是位美女。女儿也跟母亲产生了共鸣，时常这样接碴儿：

“那是自然嘛。在打扮上花那么多钱，谁看上去不漂亮迷人哪！”

晚上七点，楠的汽车抵达村松家。郁子转达了丈夫的话，把他延请进客厅。她丈夫来电话说回家会晚一点，大概在七点半前可以回到家中，请楠先生稍等一会。

下雨了。恒彦没有带伞。寒暄之际，郁子吩咐女佣带伞去涩谷车站迎候主人回来。

与女佣一起撑着伞往回赶的恒彦，看见了在门灯映照下的汽车。停在门前的汽车给雨淋得湿湿的，是一辆别克牌轿车。司机读着摊放在方向盘上的晚报，正在吃着晚点的便当。

郁子跟楠迎到玄关。恒彦看见从客厅出来的妻子脸上隐约有点心不在焉的神色。也许是自己的错觉吧。

“哎呀，你的手都淋湿了。”

握手后楠说。

“因为我没有买汽车嘛。”

“真对不起，早知道我去接你了。”

“哪里，我可没有那种意思。”

郁子默不作声地拿出毛巾帮丈夫揩手。

客厅里已经摆好了洋酒。楠从纸盒中拿出画作，以此为中心，男人们开始了唇枪舌剑、评头品足。对任何事都死不认输的村松恒彦冷嘲热讽地说，像这等平常货色出价十七万太高了。楠指责他老爱论死理儿，说是谁前阵子在S画廊看到这幅作品已经签了约，为此感到后悔不迭呢。

“肯定是郁子说的。”

“不是我。”

“不是夫人！昨天我才从画廊的老板那里听说的。”

郁子以略微专注的神情遥望着吊挂在壁炉台上的宣纸。她是真的生气了。

“不是夫人！”从这一盛气凌人的辩护性的声调里，她感觉到有点越权的味道。她是不需要别人辩护的。正因为她确信绝对不会欺瞒丈夫、背叛夫君，自己一个人会巧妙地处理这类疑窦，它所带来的喜悦是从不允许被任何人搅扰的。在这件事上，她对丈夫也会生气。

“是我说的……是我说的……凡是有什么对恒彦不利的事、恒彦感到失去面子的事，都会有人怀疑是我说的，仅仅在三十分钟的时间里……在跟初次见面的人交谈的仅仅三十分钟的时间里……”

平素不是这等爱吹毛求疵性格的郁子，在三十分钟的会面后竟

会如此挑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丈夫不在场时，她都从没那样放肆地高声大笑过，当然若是跟闺中女伴在一起则另当别论。阿信端着小吃走了进来。她带着明显不过的嫌恶之感看阿信这个女人，这是头一遭。楠从桌子的对面，纤毫不漏地观察着郁子的表情，那表情仿佛晴日跟暴雨交叠出现的秋日的天候般。

“一个谦虚的女人，好像没有任何把握似的。”楠如此想道。

“星期六草野井先生开舞会，你去吗？”

丈夫从一旁回答了这个问题。

“嗯，我会跟郁子一起去。”

草野井男爵孑然一身，已经以舞蹈为伴送走了五十七年的生涯。关于他的私生活自然有各种捕风捉影的蜚短流长。说是一位相貌不佳的四十上下的料理家务的女佣是他的那位。还有人说一位不满二十岁的红颜弟子是他的那位。在女佣休假之日，这位老男爵就会跟女弟子一起下厨房，在家居装外面系一条围裙，兴致盎然地炒菜做饭。

战事以前，草野井男爵就一直是上流社会的贵胄子弟们的舞蹈教授，这是他一手炮制的给人们的外观印象。而且，草野井的私邸作为授课的课堂，就像以前跟查尔斯顿舞作对一样，现在则悖吉特巴爵士舞而行，在崇尚高雅的伙伴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楠是他战争以前的弟子。郁子跟恒彦是他战后的门生。战后舞蹈班再度开张且迎来了三周年的纪念，为此在草野井家里举行一次周六的小型舞会，就连楠这类老学生都寄去了邀请函。

“嗯，我会跟郁子一起去。”

郁子侧耳倾听着。她预先并没有从丈夫那里听到去不去的询问，丈夫一副已经决定了的语气。

何况她不想在舞会上跟楠碰头，更不用说倚在楠的臂膀里跟他跳舞了。

她一边这样想着，出于真正贞淑的动机，她对恒彦的讲话颇有微辞，但是在表明“我不想去”的意思时十分慎重，因为她并不想在丈夫的熟人面前让丈夫下不来台。

楠回去了。阿信跟两个用人收拾着盘子跟杯子。阿信在这个家里不再领佣金，出来送点心或菜肴到客厅，全是出于她的自愿。

为防止把摆放到饭厅餐柜里的上等餐具弄乱，郁子往厨房走去。但见阿信将杯中剩余的威士忌集拢到一个杯子里，喝了起来。否则太浪费，她对郁子说。

“喜欢的话只要说一声就行，等有的时候给你一点儿嘛。”

郁子略显郑重其事地对阿信说。

“不用了，已经够了。这么点儿正好合适……不过夫人，今天的男客确实风度翩翩，潇洒得很呢！我都看迷糊了，差点把盘子掉到地上。”

郁子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才刚返回的楠的容颜已经模糊。这也是自然的。因为近三个小时当中，她一次也没仔细看过楠的脸。

“是啊，是很潇洒。不过还不如你已经过世的老公那么有派头吧！”

“你别笑话我了。”

阿信爱把自己死去的老公吹嘘为绝世美男子。

——就寝前，恒彦这样问道：

“那种男人是爱寻花问柳的。”

“你说谁？”

“楠哪！”

郁子没有丝毫犹豫。

“他会四处招引那些无聊的姑娘的。到星期六的舞会上，我尽量不跟他那种人一起跳舞。”

在这一温柔而诚恳的愿望里，有一种逻辑上的矛盾。恒彦对此毫无觉察。在妻子身上，矜持的高扬与低落间产生了一道不可思议的断层。恒彦只是入神地凝视着郁子梳理齐整的秀发的美丽。

在回程的车中，楠回想起用毛巾揩拭丈夫被雨淋湿了的手时郁子小巧的手的动作。出于自然的联想，妻子以及其他无数的女人的手蓦然从他脑中掠过，全都有如粗俗的素描一般。像胆小的女人常有的那样，郁子在丈夫身边反而大胆地展现出媚态，多少有些生硬，难怪被说成高傲。楠对只有两人在一起时的郁子的纯真无邪的警戒心理，反而抱有浓厚的兴趣。她笑了。她笑过之后又像犯下什么罪孽似的缄口不语。

本来准备径直回家的楠，开始怀疑这样直接回去是否会让人看出受到了郁子的影响。这样的疑虑虽说产生了，但并非是楠这种男人的本意。他要反抗。于是他命令司机把车子朝赤坂熟悉的茶屋开去。他感觉到一切都勃发出自由的朝气，他把头放松地靠在靠背上。

他依然处在青壮之年。这一年龄仍然难免有青年人的通病：对世间的一切均感不在话下，觉得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只在面对自我时过分追慕虚荣、死要面子。

